



西湖志

十六

委巷叢談
幽怪傳記

餘 共十六
ル 5
1097
16



1097
16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五

委巷叢談

錢唐



汝成

輯撰

石林葉少蘊言刻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
下汴京比歲印板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建多以
柔木刻之取甚速而紙亦速售故不能工然則建本
之濫惡蓋自今始已甚矣今杭刻全不佳 國初
蜀尚有板刻建刻今建刻益下云永樂宣德間
又不逮矣建刻之工蘇刻稍上然則技藝工拙豈真
為地勢所分乎不意登落便然耳杭人作事苟簡重

利而輕... 老嫩不... 不宿... 雜都料... 理不周... 而經心... 金箔銷... 首飾衣... 中祥符... 枚轉鬻... 他州事... 敗余... 徒配... 轉運... 使陳... 堯佐... 言仁

而經心焉即宋刻亦可得而何分蘇杭哉
金箔銷金之尤者上供之外非嚴禁不可乃今民間
首飾衣袴器用文袖棖題多用塗畫歲糜不貲大
中祥符間杭州周承裕私鍊金為泊鄭仁澤市下
枚轉鬻他州事敗余不徒配轉運使陳堯佐言仁

澤情同罰異不可懲奸乃定轉賣者減造者一等
著為令此法似可援引而奏行於今日者也

杭城多火宋時已然其一民居稠比竈突連綿其二
板壁居多磚垣特少其三奉佛太盛家作佛堂徹
夜燒燈幡幢飄引其四夜飲無禁童婢酣倦燭燼
亂拋其五婦女嬌惰篝籠失檢宋朝建都城中大
火二十一度其尤烈者五度紹興二年五月大火
頃刻飛燔六七里被災者一萬三千家六年十二
月又火被災者一萬餘家嘉泰元年辛酉三月二
十八日寶蓮山下御史臺吏楊浩家失火延燒御

史臺司農寺將作監進奏文思院太史局皇城司
法物庫及軍民五萬二千四百家綿亘三十里凡
四晝夜乃滅其時術者言年號嘉之文如三十五
萬口泰之文如三月二十八又都民市語多舉紅
藕二字藕有二十八絲紅者火也皆為識云嘉泰
四年甲子三月四日糧料院後劉慶家失火延燒
糧料院右丞相府尚書省中書省樞密院左右司
諫院尚書六部南至清平山萬松嶺和寧門西及
太廟三茅觀下及軍民七千家二晝夜乃滅紹定
二年辛卯大火比辛酉之火加五分之三雖太廟

亦不免城市為之一空

辛酉之火烈焰滿城而吳山上一老翁家獨存翁平
日誦經樂施火起之夕以老僮不能跬步遣兒與
婦令亟走見婦竟不忍相捨同處烈焰中舉家昏
睡庭有葡萄架亦不焚灼明為神物護持也其時
杭人稱積善而免禍者必曰葡萄架云又有馬將
仕者居霸頭亦好施與其時火逼諸丐者爭為搬
挈家資火息盡以還主馬甚喜將厚勞之丐者曰
報公平日之恩耳敢重費乎皆不受且羅拜而去
紹興丙子六月臨安火先是周必大任和劑局門官

適乳媪姚病甚占之其繇云藥不觸痾財傷官磨
因於六月盍析安和未幾姚果卒必大深以六月
為憂迨晦日以為無恙矣同僚舉酒相慶宴畢而
火隨作所居在漾沙坑與暹屬王氏者連棟王夜
醉奏圍其婢插燈於壁首焚必大之居僅以身免
時臨安帥韓仲通知火自王氏而王之妻第馬舜
韶方為御史畏不敢問執必大及隣比五十餘人
皆下獄奏行三省勘會必大問獄吏曰失火延燒
在律云何吏曰當徒必大曰我以一身承之以貸
隣比罪居何等吏曰汰止除籍為民耳必大嘆曰

人果可救吾何吝一官且財傷官磨占繇定矣遂
自誣服竟落職依其婦翁王彥光於廣德彥光前
夕夢里人掃雪云迎丞相明日必大至彥光嘆曰
失職子寧應夢耶頃之彥光強必大赴宏詞科必
大以未嘗經意辭彥光激曰君懷安耳必大不得
已怏怏入行都值秦檜死高宗更化湯鵬舉知貢
舉試法甚嚴而必大首捷馴登台輔人謂救人陰
德所致云

嘉太四年火及太廟寧宗避殿下詔自責右丞相陳
自强等上表請御正衙曰沴雖作於懋攸咎實由

于黎獻諳諳出出本微諫告之妖業業競競自秉
謙光之德赦百辟瘼官之罪下十行責已之書萬
家賜予之有差民無胥怨九廟尊崇之如故神罔
時恫顧黼座之猶遷在蒼生其何賴願仍舊貫出
視外朝詔不許又上表曰災降于天應從其類燬
西都之白鶴蓋因貴近之遊藝北寺之黃門乃示
極陰之變上帝警具察之失聖君非逸德之招與
其側席以焦勞孰若宅尊而廢置猶不許又上表
曰惟我宋之開基應心星而尚赤闕伯配炎精之
祀既主于辰商人測舊釁之生每由於火在數雖

逃於已定弭災惟取乎交脩就令入奏延英曷若
會朝北禁詔乃許之其詞雖諛佞而葩藻駢駢亦
可紀也

辛卯之火太廟俱灰而韓侂胄府獨全蓋殿帥馮時
力爲撲護耳洪舜俞詩云殿前將軍猛如虎救得
汾陽令公府祖宗神靈飛上天可憐九廟成焦土
其時權臣之威加天子一等矣

元至正辛巳暮春江潮行省平章政事執理瓦台衣
紅服入城之任兒童謠曰火殃來矣明年壬午四
月一日大火自昔所未聞也數百年浩繁之地一

日凋敝矣

東坡仇池筆記云杭人喜食鶯日屠百鶯予自湖上
夜歸屠者之門百鶯皆號若有所訴鶯能警盜亦
能却蛇有二能而不能免死又有祈雨之厄悲夫
嘉靖十五年侍御張景按浙中令巡官日報屠
一鶯之數大約日屠一千三百有奇而官府民家公
私燕會皆不與焉較之宋時又加十倍矣

古之所謂度詞即今之隱語也而俗謂之謎人皆知
其始於黃絹幼婦而不知自漢伍舉曼倩時已有
之矣至鮑照集則有井字謎杭人元夕多以此爲

猜燈任人商略未樂初錢唐楊景言以善謎名

成祖時重詔禁召景言入直以備顧問今海內佳
謎甚多不獨杭州有也其用字謎云一月復一月
兩月共半邊上有可耕之田下有長流之川六口
共一室兩口不團圓又云重山復重山重山向下
懸明月復明月明月兩相連正字謎云上不在上
下不在下不直在上止直在下賀資二字謎云目
字加兩點莫作目字看目字欠兩點莫作目字看
門字謎云倚闌干東君去也睡花間紅日西沉閃
多嬌情人不見闌干笑語無心木楔謎云我本

無名因汝有名汝有不平吾與汝平木楔者嬰卓
之具杭入市語謂之恰好日謎云晝時圓寫時方
寒時短熱時長又云東海有一魚無頭亦無尾除
去脊梁骨便是這箇字染布霞頭謎云身居色界
中不染色界塵一朝解纏縛見姓自分明持棋謎
云彼亦不敢先此亦不敢先惟其不敢先是以無
所爭是以能入於不死不生字點謎云寒則重重
疊疊熱則四散分流四箇在縣二箇在州村裏
只在村裏市頭只在市頭印章謎云方圓大小隨
人腹裏文章儒雅有特滿向紅粧常在風前月下

金剛謎云立不中門行不履闕儼然人望而畏之
斯亦不足畏也已蜘蛛謎云上不在天下不在田
中心藏之玄之又玄又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拄杖謎云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
危而不持顛而不扶則焉用彼木屐謎云可以托
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遇剛則鏗爾有聲遇
柔則沒齒無怨蹴鞠謎云瞻之在前忽然在後樂
然後笑人不厭其笑墨斗謎云我有一張琴絲絃
長在腹時時馬上彈彈盡天下曲打稻糶謎云天
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夾註

書謎云大底不會說小底小底常是說大底若要
知得大的事須去仔細問小底元夕燈球謎云我
有紅圓子治赤白帶下每服三五丸臨夜茶酒下
日曆謎云一尺長十二節兩頭冷中間熱手指謎
云大者兩文小者三文十枚共計二十八文水中
石謎云小時大大時小漸漸大不見了或以爲小
兒顛門手巾謎云八尺一片四角兩面所識是人
面不識畜生面接菓謎云斫頭便斫頭却不教汝
死拋却親生兒却拋過房子又有以今人名藏古
人名者云人人皆謂子瞻懶神長君實新來轉一

官司馬門狀送還王介甫謝安潞公身上不曾寒

博溫彦又有以古詩賦敗弓云爭帝圖王勢已傾無

八千兵散楚歌聲無烏江不是無船渡無羞向東

吳再起兵無過山龍謎云一曲盤龍初展渴飲寒

潭春暖霎時噴雨簷前四海五湖皆滿

吳歌惟蘇州爲佳杭人近有作者往往得詩人之體
如云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高
樓行好酒幾人飄蓬在外頭此賦體也而瞿宗吉
往嘉興聽故妓歌之遂翻以爲詞云簾捲水西樓
一曲新腔唱打油宿雨眠雲年少夢休謳且盡生

前酒一甌明日又登舟却指今宵是舊遊同是他鄉淪落客休愁
月子寧寧照幾州如云送郎八月到揚州長夜孤眠在畫樓
女子拆開不成好秋心合着却成愁此亦賦體也而黃山谷之詞
先有之你共人女邊着子爭知我門裏挑心是也如云約郎約到
月上時看看等到月墜西不知奴處山低月出早還是郎處山
高月出遲此詞雖淫奔然怨而不怒愈於鄭風狂童之誦如云
高山頂上鷓鴣啼聞說親爺娶晚妻爺娶晚妻猶自呵前娘兒子
好孤凄此興體也如云畫裏看人假當真攀桃接

李強為親郎做了三月

楊花隨處滾如空想

桃核舊時仁此比體

也有守一而終之意

外方人嘲杭人則曰杭

州風蓋杭俗浮誕輕譽而苟

毀道聽塗說無復裁

重如其所有異物某家有怪

事某人有醜行一人

伯之百人和之身質其疑皎

若目覩壁之風焉起

無頭而過無影不可踪蹟故

諺云杭州風會撮空

和友立一宗又云杭州風

一把蔥花簇簇裏頭

空又其俗喜作偽以邀利目

前不顧身後如酒攪

鷄寒沙鵝牟吹氣臭肉貫

水織作刷油粉自宋

已然載於笑幸雜識者可

考也

杭人以冬夏二至後數日以紀寒暑云冬至後一九
二九招喚不出手三九二十七籬頭吹感粟四九
三十六夜眠如鷺宿五九四十五太陽開門戶六
九五十四貧兒爭意七九六十三布衲兩頭擔
八九七十二猫狗尋吟地九九八十一犁耙一齊
出夏至後一九二九麻子不離手三九二十七米
水甜如蜜四九三十六拭汗如出浴五九四十五
戴秋葉舞六九五十四乘涼入佛寺七九六十
三頭尋被單八九七十二思量蓋夾被九九八

十一家家打炭塹

陸放翁嘗問高似孫曰比在都城見綵帛鋪榜曰翠
色真紅殊不曉所謂紅而曰翠何也似孫曰嵇康
琴賦曰新衣翠燦纓微流芳班婕妤自傷賦曰紛
翠燦兮純素管翠燦取鮮明也東坡牡丹詩云一
朶妖紅翠欲流蓋取鄉語放翁擊節大喜

自元豐制尚書省復二十四曹繁簡絕異在汴京時
有語曰吏勲封考筆頭不倒戶度金倉日夜窮忙
禮祠主膳不識判硯兵職駕庫典了襴袴刑都比
門總是寃魂工屯虞水白日見鬼及駕幸臨安喪

亂之後士大夫亡失告身批書者多又軍賞百倍
平時賄賂公行冒濫相乘軍餼日滋賦歛愈繁而
刑獄亦衆故吏戶刑三曹吏胥人人富饒宅曹寂
寞彌甚吏輩又爲之語曰吏勲封考三婆兩嫂戶
度金倉細酒肥羊禮祠主賄啖麩吃麩兵職駕庫
齧薑呷醋刑都比門人肉餽飽工屯虞水生成餓
鬼

杭州鄮侯祠有三漢書鄮音贊今亳州贊縣乃音才
何反而字書鄮字亦才何又云邑名作鄮而贊字
亦云邑名按班固十八侯節云文昌四反漢有蕭

何序功第一受封爲鄮唐楊巨源丹鳳樓宣赦
文相公詩云請問漢家功第一麒麟閣上識鄮侯
是此字有二音顏注未必是也

宋朝王沂公歐陽公登第皆有三元之目沂公自鄉
而省而廷對皆第一歐陽則自鄉而監而省皆第
一張伯紀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
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釋褐之日徽宗
嘆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元矣遂除太學博
士我朝惟淳安商文毅公輅鄉試會試廷試皆第
一文錦坊北所建三元坊是也及公秉衡乙未科

王文恪公鑿鄉試會試皆第一廷試策又冠場輿
議當第一而文毅公顧抑之第三恐其軋已也
淳熙間蘇州有唐姓者兄妹皆長丈二日啗斗餘行
倦則倚市簷憇坐如堵墻不可出出則傾市觀之
詔廩之殿前司德壽欲見之遣詣北宮懼其聚民
乃臥而泛之河至望僊橋專舟焉又江山寺有緇
童眉長尺餘來淨慈寺都人爭出視之喧傳禁中
詔給僧牒寺僧日坐之門護以行馬士女填香炷
香施資謂之活羅漢皆非賤形之正近於人妖矣
曹元寵題村學堂圖云此老方捫虱衆雛爭附火想

當訓誨問都都平丈我語雖調笑而曲蓋社師之
狀杭諺言社師讀論語郁郁乎文哉訛爲都都平
丈我委巷之童習而不悟一日宿儒到社中爲正
其訛學童皆駭散時人爲之語云都都平丈我學
生滿堂坐郁郁乎文哉學生都不來曹詩蓋取此
也吳敬夫一聯云闌干首蒼先生飯顛倒天吳稚
子衣亦得景况

杭人削松木爲小片其薄如紙鎔硫黃塗其銳名曰
發燭亦曰燂兒蓋以發火代燈燭用也史載周建
德六年齊后妃貧者以發燭爲業豈卽杭人所製

歟陶學士清異錄云夜有急苦於作燈之緩批杉
染硫黃遇火即燄呼爲引光奴今遂有貨者其名
頗新

杭人稱四司六局蓋宋時官府貴家置四司六局各
有所掌筵席排當凡事整齊都下街市每遇禮席
以錢倩之四司者帳設司厨司茶酒司臺盤司也
六局者果子局蜜煎局菜蔬局油燭局香藥局排
辦局也祇應慣熟不煩賓主之心今時雖無此名
而禮筵率有包辦咄嗟而集他如珠冠禮衣方巾
花扇綵轎盒擔幃幙吉凶器具皆有置賃者猶行

都之遺風也

世態炎涼縉流尤甚宋時杭州有丘浚者謁珊禪師
接之殊倨頃之有州將子弟來謁珊降階接禮甚
恭浚不能平伺子弟去乃問曰和尚接浚甚傲而
待州將子弟乃爾恭也珊曰接是不接不接是接
浚勃然起擗珊數一曰和尚莫怪打是不打不打
是打此言殊快人意

趙師舜尹臨安時有黠賊每盜人家必以粉書其壁
曰我來也嚴捕久不獲而我來也之名喧傳都邑
一日所屬捕至一賊云卽是我來也勘鞫不承且

無賊證其人久淹獄意謂獄卒曰我固嘗爲盜却非是我來也今亦自知無從理但乞稍疏刑具有白金數千藏保叔塔上可往取之卒疑其給已賊曰無疑但往寺作小緣事托點塔燈盤桓其上便可覓矣卒始試往果得金大喜入獄以酒肉犒賊越數日又曰有酒器一甕寘侍郎橋下若令家人以籃盛衣洗橋畔取甕置籃後以衣可得也卒又試往所得愈多復以酒肉相犒卒雖喜得財而未測賊意一夜賊謂卒曰欲暫出四更當復來決不爾累卒甚難之賊曰我固不負你設負你不來則

我所遺足爲爾生八囚配罪之費有餘矣苟不從恐生悔吝無及也卒懼不得已遂縱之去坐以俟之憂念間聞簷瓦聲賊已躍下卒甚喜復桎梏之甫旦張循王府告云昨夜被盜府門上書我來也三字趙尹撫案大驚曰幾誤此獄宜乎勘鞫不承也遂以犯夜律杖出之獄卒歸其妻曰昨半夜後聞叩門聲開視之一人以二衣囊擲戶內而去卒驚取視皆黃白物也乃悟其夜賊盜張府之物以爲賂耳賊竟逃命而趙尹終莫知其奸也

宋時都城內有人家土庫中被盜絕無踪蹟一總轄

謂邏卒曰恐是市上弄獮孫者試往脇之不伏則執之又不伏則令唾掌中如其言其人良久覺無唾可吐色變具伏鞫其由乃令獮孫自天窻而下取物或問總轄何以知之曰吾亦不敢必但人驚懼者多無唾可吐聊以試之幸中爾又一日總轄坐壩頭茶房有一賣熟水人持兩銀盃一客衣服濟然若巨商者就買取盃飲之總轄遙見呼語曰我在此汝不得弄手段將執汝矣客慚悚謝罪而去人問其故曰此必奸盜之魁也適飲水時以兩手捧盃蓋陰度其廣狹將爲僞者以易之爾一日

韓王齋中失銀器數事掌器婢被賊傷手府尹趙從善命總轄捕之乃執掌器婢訊之具伏歸以白趙蓋婢與僕私乃竊器與之自以刃傷手詐稱有賊以掩之趙問何以知自傷其手曰傷在左手必自傷也以此詰婢中其情故不能諱也

輟耕錄言杭州人好爲隱語以欺外方如物不堅緻曰憨大暗換易物曰糊包兒龐蠢人曰杓子朴實曰良頭白懶髓言杭俗澆薄語年甲則曰年末語居止則曰只在前面語家口則曰一差牙齒語仕祿則曰小差遣此皆宋時事耳乃今三百六十行

各有市語不相通用倉猝聆之竟不知爲何等語
也有曰四平市語者以一爲憶多嬌二爲耳邊風
三爲散秋香四爲思鄉馬五爲誤佳期六爲柳搖
金七爲砌花臺八爲蜀陵橋九爲救情郎十爲舍
利子小爲消黎花大爲朶朶雲老爲落梅風諱低
物爲鞞以其足下物也復諱鞞爲撒金錢則又義
意全無徒以惑亂觀聽耳

宋時臨安四方輻輳浩穰之區游手游食姦黠繁盛
有所謂美人局以倡優姬妾引誘少年有櫃坊局
以博戲關撲騙賺財物有水功德局以打點求覓

脫贖財貨有以僞易真者
全以紙爲衣以銅銀
銀以土木爲香藥變換如神謂之白日鬼有剪脫
衣服環佩荷包者謂之貼兒其他穿窬胼胝各
有稱首至如頑徒攔街以九條龍之類尤爲市井
之害今之風俗大抵仍之而插號稍異白手騙人
謂之打清水網夾剪衫以掏財物謂之剪柳撒
發無賴者謂之破落戶

杭人言寧可曰耐可音如能可漢書楊越之人耐暑
註與能同李太白詩耐可乘明月又耐可乘流直
上天皆讀如能言人胸次不坦夷逞獨見以忤人

西江志餘卷五 十八
於人亦曰上頭花蓋夫人宮詞新賜雲鬟使上頭
呼女子之賤者曰了頭劉賓客詩花面了頭十二
三草木穉而初莠者曰始花音如試月令桃始華
蟬始鳴註皆去聲言戲擾不已曰嫋音如裏嵇叔
夜書嫋之不置稱善能管生者曰經紀唐滕王蔣
王皆好聚斂太宗嘗賜諸王帛敕曰滕叔蔣自
能經紀不須賜物鄙人之庸賤微薄者曰小家子
霍光傳任宣謂霍禹曰使樂成小家子得幸大將
軍言日間小食曰點心唐史鄭修夫人云我未及
餐爾且可點心言人作事無據者曰沒雕當又曰

沒巴鼻蘇長公詩云有甚意頭求富貴沒些巴鼻
使奸邪言人不通時宜者曰方頭陸魯望詩頭方
不會王門事塵上空縹白紵衣事相邂逅曰豆湊
蓋闖湊之訛也或言吳越風俗除口互擊炒豆交
納之且餐且祈曰湊投殆此語所從出歟事多褒
貶曰包彈蓋宋人以包孝肅多所彈劾故云包彈
畏憚之詞也言人虛僞不檢者曰樓頭蓋宋時何
家樓下多亡賴以濫惡物欺人其時有何樓之號
樓頭者蓋何樓之惡魁也言人舉止倉皇者曰麀
麀馬鹿蓋四物音駭見人則跳趨自竄故以為喻

又曰鼠張猫勢亦此意也言人儀矩可喜者曰庸
峭音如波峭庸峭本梁上小柱名取其有曲折俊
俏之意也

杭人有以二字反切一字以成聲者如以秀為鯽滿
以團為突樂以精為鯽令以俏為鯽跳以孔為窟
籠以盤為勃蘭以鐸為突落以窠為窟陀以圈為
窟藥以浦為鶻盧有以雙聲而包一字易為隱語
以欺人者如以好為現薩以醜為懷五以罵為雜
嗽以笑為喜黎以肉為直線以魚為河戲以茶為
汕老以酒為海老以沒有為埋夢以莫言為稀調

又有諱本語而巧為俏語者如詬人嘲我曰溜
有謀未成曰掃興冷淡曰秋意無言默坐曰出神
言涉敗興曰殺風景言胡說曰扯淡或轉曰牽冷
則出自宋時梨園市語之遺未之改也

元時薦橋側首有高樓八間皆殿當回回所居其娶
婦婚禮絕與中國不同雖婦女伯叔姊妹有所不
顧一日回回娶婦街巷之人肩摩踵接咸來窺視
或攀緣簷檻窻牖者踏翻樓屋賓主婿婦一時皆
死此亦大異事也郡人王梅谷戲作下火文曰賓
主滿堂懽問里盈門看洞房忽崩摧喜樂成禍患

壓落瓦碎兮倒落沙泥
嶽都丁折兮木屑飛揚
王山摧坦腹之郎金谷墜
落花之相難以乘龍兮
魄散魂消不能跨鳳兮
筋斷骨折瓊絲脫兮塵土昏
頭袖碎兮珠翠黯壓倒
鼻塌不見貓睛亮嗚呼
守白頭未及一朝賞黃
心却在半餉移厨聚景園
中歇馬飛來峰上阿刺
聲絕無聞哀哉樹倒胡
孫散阿老瓦倒刺沙別
丁木楔非皆回回小名
故僧音及之象鼻貓睛
面貌也瓊絲頭袖其服色
也阿刺其語也聚景園
一曰回塚在焉飛來峰猿猴
往來之處也

宋時靈隱寺緇徒甚衆九里松一街多素食香紙雜
賣舖店人家婦女往往皆僧外宅也常有僧慕一
婦人不得其門而入每日歸寺必買胭脂果餠之
屬在手顧盼不已如是久之婦人默會其意語其
良人設計誘之漸至謔笑僧喜甚謂可諧矣婦人
曰良人在柰何僧盡捐衣鉢使之經商數日果見
整裝尅日戒行僧於是日到其家呼酒設饌獻酬
交錯已而婦令先解衣就寢婦取其衣束之高閣
忽叩門甚急婦人曰良人必有遺忘而歸矣僧皇
遽不知所爲婦曰有空籠好避僧亟竄入籠中婦

遂鑰之僧不敢喘動與夫昇於遠路迨曉邏卒見之昇於官府啓鑰則一髡裸體在焉京尹袁尚書笑曰是爲人所誘耳勿問復鑰籠投諸江

靈隱寺僧明了然戀妓李秀奴往來日久衣鉢蕩盡秀奴絕之僧迷戀不已一夕了然乘醉而往秀奴弗納了然怒擊之隨手而斃事至郡時蘇子瞻治郡送獄院推勘於僧臂上見刺字云但願生同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子瞻見招結舉筆判踏莎行詞云這個秃奴修行忒煞雲山頂上持戒一從迷戀玉樓人鶉衣百結渾無柰毒手傷人花容粉

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判訖押赴市曹處斬

宋時湖州一士人攜妻至杭訪親泊舟鹽橋河下士人語妻曰我去借轎來迎汝我或不來當令轎夫持紫衫來爲證汝可即來也士人去未踰時有一轎攜紫衫至妻乃登轎而去入一寺中有少年指引曰官人在此隨之而入深巷數曲有小室少年去巾乃僧也婦驚呼僧以刃挾止之復引入一土窟階級深下七八曲窟內方廣十丈許上有小窻透明窻外高坎坎外堆石石外壘高阜阜上復有

西華縣志卷之三十五
三十五
墻窟中四壁以木板裝嵌有椅卓床帳裯禱飲食之具先有婦女三十人皆有姿色至夜有僧行二十餘人至此每數日則置宴歡飲群婦私相語多是宦家妻妾有居此數十年者老者病者則相次引去亦時有新至者蓋婦被引入寺先於別室居宿數日乃至此則禿然群逼一日引一女子至年十四五群婦問之乃某太守全家候差臨安因觀燈於人叢中與婢相失被一士人引至此乃僧也在其私室宿十夜矣于是諸婦日夕切齒謀脫身無計每日有二三僧居守一夕止一僧守之婦

問故云各僧送喪過海明日方歸群婦遂謀遁有三四婦勇健者伺僧睡熟啓關而出至窟外逾墻得達大路離臨安城五里一婦頗知路名訪問歸家陳告于府府大驚時孝宗內禪明日放赦府尹即部百卒捕殺僧衆焚其寺以群婦召主收領府尹至寺時衆僧方歸置宴窟中初亦眊然不察三婦之遁也湖州士人妻因得歸蓋其夫初在舟語妻時僧已瞰舟有美婦往來岸邊竊聞其語遂以紫衫并轎昇婦而去初有一婢隨行至郊外轎去如飛婢遂失後不知所往初府尹捕僧時詰其老

者病者言引出皆殺之瘞于寺後掘出骸骨三十餘副金帛亦不貲云

宋時有士人候差臨安一日與妻聯輿出市井叢禱處停輿市買轉盼間不見妻輿士人執輿夫至官推問莫可究竟年餘忽有輿來門外乃其妻也云初被人扛去時已非原輿夫矣約行數里入大門長廊下暗室中出輿詢問官人輿夫曰且入內一僧迎之心疑退步僧自後推之乃大呼僧挽拽而入曰此間是要性命去處轉數曲入暗室扃閉甚嚴略無人聲雖鐘聲亦覺甚遠坐久微覺明僧攜

酒殺至憂忿不能飲食每日兩次送飯暮則攜酒強之飲就同寢一日僧出忘扃戶行出暗巷中遙望燈明甚遠至則觀音堂長明燈也遂禮拜願再見天日解帕上金錢落索環繫觀音身用指甲掐觀音足上成川字文復回入室月餘僧力疲意闌婦泣求歸僧曰到此本無出理念爾本分又可商量一夕合之達旦天微明引出登輿送至此也士人訴臨安府時趙師舜尹府值亢旱祈禱明日行香集僧衆口夜夢觀音感應凡遠近寺院觀音皆請來此若此寺觀音有感當申請寺主加號賜紫

行童皆給度牒備榜遍樹明日輻輳迎至果有身
繫金錢絡索足有川字文者遂集合寺僧行會士
人妻於簾內窺認正本寺主僧也送獄推問承服
戮於市

高宗時趙待制子繡尹臨安府方畱意元宵張燈甚
盛游人繁夥有亡賴子造五色印于人叢中印婦
人衣印文云我憐你你有我白衣用黑印青衣者
用黃印鬧市中殊不覺也次日視之方一駭雖貴官
良眷無不含羞點汗事聞於趙趙素以四罪歷自負
即命總轄捕索之督責甚酷捕者乞勿取皇更寬

一夕可以計獲趙許之即于牙僧處假數婢飾為
村婦出遊自後視之至喧鬧處亡賴果如前所為
俱就執縛其為首者乃睦親宅宗子也素號攔街
虎兩尹以叔父戒云俟坐供即押來不得言是
宗子遂命左右以巨筆管之雖叫呼竟若不聞須
臾榜死趙即白勅得旨放持人服其剛決云
柳州寺側有花園曰清暉宋時慈福宮別墅也一瑞
守之慶元戊午夏瑞移舟乘垂釣圃外聞僧房
中有婦人謔笑聲密覘挾婦而嚙其頸也
遣人物色見僕云乃六房王中

奉宅眷璫翌日
日家間有小婦
其頸果然遂聞
訝其爽約而啗
孫元規知杭州號為神明有僧元夕市中灸頂求化
施利山積公命捕得美女數人遂寘於法又有僧
醉卧道上為邏者所擒公問為僧而飲何也對曰
野性所嗜不能自禁與酒一壺一引而醺公令扶
歸戒勿侵侮僧明日聲鼓登坐曰吾西域人也溷
迹於此不幸為此子所識不可復留跣跌而逝

紹興間崇新門外鹿苑寺殿帥楊存中郡王所建以
處北地流僧一歲元宵婦女闐隘有將官妻攜其
女入寺觀燈乃為數僧邀入密室盛酒饌奉款沉
醉殺其母而留其女入亦不敢舉聲及半年二僧
皆以事出女獨留室中倚牕見圃外一卒治地女
因呼卒至牕語以
往將官密以告楊
日楊帥到寺僧
之搜出其女
至元十八年詔
其餘說謊道經盡

行燒毀道十文者為僧者娶妻為民
時江南釋教未福世真仰自至元二十
二年至二十四年恢復佛十餘所如四聖觀
者昔之孤山棄道為僧七八百人皆掛冠
于上末福寺殿梁間而飛來峰石壁皆鐫佛
像王元章詩云白石皆成佛蓋頭半是僧蓋湖天
長觀有道士為僧者獻觀於總統云賀知章倚托
史彌遠聲勢將寺改觀乞復原日寺額楊堯從其
語真可笑也

元時臨平明因寺尼刹也豪僧往來多投是寺每至

則呼尼之少艾者供寢寺主苦之於是專餘一寮
以貯尼之淫濫者供客僧不時之需名曰尼姑寺
內有宋仁烈皇后手書眾生自度佛不能度欲正
其心先誠其意無視無聽抱神以靜罪從心生還
從心滅三十二字

南宋時杭州人物湊集許為百端有富少千劉某者
湖州人攜資萬萬居城中聞隣壁日奏音樂詢
其店主對曰此湖南張安撫宅眷又撫往蘇州勾
當未回又無一云赤無男子諸妾肆歡樂耳劉遂
動念店主穴紫際令劉覩見妙色也劉詢

店主欲造之店主許諾云門裏處須得二百千方
可入也劉如數勿之既往留連累日忽傳報安撫
回矣劉倉卒不得由階床下安撫升廳諸妾以次
拜訖備問家事一小童曰侍郎出後一劉官人在
此款宿尚在房中安撫大怒索之以出劉拜伏請
罪安撫怒置書牒送臨安府管家婆等再三拜懇
不許劉窘其請店主謀之盡以所攜金帛贖罪入
狀領劉歸別寓劉既罄然後訪知其故乃店主瞰
劉資貨之富謀集諸娼僞爲安撫宅眷以欺之也
訟之官無益焉又岳州方長隨父通判寓臨

安偶如廁忽小門中一女子捧水盥手延茶方意
娼家隨女子入坐閣中茶罷忽一婢倉皇報曰官
人來也方匿床下官人入閣少坐畧檢點而去方
出問女子此何人女曰此乃會侍郎宅官人乃侍
郎妾乃直閣妾也妾慕官人少年故奉邀茶話耳
方始驚非妓館急欲出女子強留與合未及綢繆
忽一嫗入室大聲叱罵群至捕縛將解官方驚跪
求免遣僕取金帛千緡求脫得釋翼日再訪之即
無會侍郎宅此室乃會皇城空房有客僦之居月
餘去矣

鹽橋富室李省者收鹽出必經年紹興元年省與同業六七人出亘四年弗反且無音耗其家絕憂之有與李善者謂其妻曰同業數客盡歸不應獨後得非墮於非命乎宜往占之妻歷訪十數肆皆云不吉慟哭而歸召僧建道場招魂掛服聞空中泣聲甚哀出視之見李在渺茫烟霧間宛如存日詢問幼稚婢妾且云賴汝薦拔獲離苦難明日妻買地造塚備極勞費又一月李泛舟達江口原不死也黠鬼依人而見幻徃徃如此

朱思彥淳熙初知臨安鈎校官物得押錄高生侵盜

狀其妻尤貪冒時高事上府先擒其妻置獄中高歸廷詰之復不遜思彥怒并係之日加緝訊一夕丞定囚二人泣訴言楚毒已極恐無生理丞惻然憐之會思彥燕客未散遂破械使窺明日丞詰思彥言高爲胥吏而夫妻盜没且對長官咆哮誠宜痛治然久在囹圄昨夜呼其名已困憊不能應竊便宜出之比至家俱死幸不殞獄下不必彰聞其子亦願斂瘞矣失於專擅此情悚然思彥喜丞之嫉惡同已且處事委曲無跡致辭謝迨反室復念彼罪不致死一旦并命豈不累已正不然將有陰

謹自是寢食不安遂見二鬼裸形披髮篋痕遍體
挽衣號曰我罪不過徒隸乃淪冥塗非得爾往地
下辯証決無相捨理思彥噤不能對遂感疾二鬼
朝夕在傍丞來問疾思彥告之故且口不忍一時
之憤悔不可言丞笑曰兩人實不死吾憫其困而
脫之給以亡告耳思彥驚曰若是則見形者爲何
人丞曰憂疑太過所致即呼高夫妻拜庭下思彥
豁然疾愈命高復故役焉

淳熙初王良佐者居觀橋下初爲細民負擔販油後
家道小康夫婦奉佛施捨無虛日一日焚香見塔

影七層黃碧璀璨金書三字曰保叔塔乃捨資修
塔塑其夫婦像於第一層或云王少年係獄逢巨
盜同牢款密因語王曰我行盜殺人無生理有金
銀甚多埋保叔塔下悉以贈君我伏注法日幸收骸
骨高原廣作佛事則我瞑目矣王出獄果得金銀
塔下故假塔影以蓋其事云

包宏齋恢年八十八以樞密登拜郊臺註神老健買
似道問之意必有攝養竒術恢曰有一服丸子藥
乃不傳之秘方似道欣然叩之恢徐徐曰恢吃了
五十年獨睡丸滿座大笑予鄉耆老人九十餘矣

而啖食不減少年予問以服餌之法荅曰吃食須
細嚼細嚥以津液送之然後精味散於脾家華色
充肌粗快則祇爲糟粕填塞腸胃耳又一老人爲
予言一生臨食祇啖其半常畱有餘不盡之心蓋
人無壽夭祿盡則亡未見有暴殄之人得皓首也
嗟乎人能服獨睡九五十年而又以服食法自輔
庶乎不夭其所生矣

京師人魯時紹興十一年在臨安送所親于北關下
忘攜錢行解衣質於庫見主人如舊熟識者思之
而未得退訪北關稅官朱子文言及之蓋數年

所嘗見丐者也其人本豪民遭亂家破與妻行乞
于市使三子拾楊梅核椎取其實以賣少子常見
一白鼠在聚核下歸語父父戒曰明日往捕之得
而貨於禽戲者必直數百錢勿失也迨旦母與偕
行至故處果見鼠逐之及湧金門墻下入穴中母
立不去遣子歸取錘斫地深可二尺望鼠尾猶可
見俄得一青石揭去之下有大甕白金滿中遽奔
告其父父至不敢取亟詣府自列願以半入官而
乞廩吏護取府主從其言得銀五千兩卽日買屋
以居而用其錢爲子本遂成富家卽庫中主人也

乾道六年冬呂德卿偕其友王季夷魏子正上官公
祿往臨安觀南郊舍於黃氏客邸王魏俱夢一人
著漢衣冠通名曰班固既相見質問西漢史疑難
臨去云明日暫過家問少款可乎覺而莫能曉各
道夢中事大抵略同適是日索閱五輅四人同出
嘉會門外茶肆中坐見幅紙用緋帖尾云今晚講
說漢書相與笑曰班孟堅豈知在此也遂到省門
皆覺微餒就入一食店視其牌則班家四色包子
也且笑且嘆因信一懋息一飲饌之微亦顯於夢
寐萬事豈不前定乎

宋時吏部有一胥好滑稽有董公邁參選失去官
但存印紙遂投狀給據一日侍郎問其胥曰此事
無碍否胥曰朝公大夫董公邁失一官誥印紙在
也不碍侍郎覺其謔侮杖一百罷之蓋俗有舞十
般癩云一般癩來一般癩渾身爛了肚皮在也不
碍如是凡十首語言相類故應聲爲戲云

宋時行都節序皆有休假惟七夕自司比自入局不准假
有時相古朴問堂吏云七夕不作假有何典故吏
應云七夕古今無假時相但唯唯不知其有所侮
也蓋用柳詞七夕二郎神云須知此景古今無價

元時剗省廣濟庫歲以富戶司出納延祐間有富戶
侵用官資無以爲償府判王某素殘忍乃拘其妻
妾子女命以小舟載之西湖趨逐遊人收其買姦
錢納官鮮于伯機作湖邊曲云湖邊蕩槳誰家女
綠慘紅愁羞不語低回忍淚傍郎船貪得金錢強
歌舞玉壺美酒不須憂負腹熊蹯棄如土陽臺夢
短去匆匆駕瓊生寒愁日暮安得義士擲千金遂
令桑濮歌行露其後王判之子孫有爲娼流天之
施報何其捷哉

寶祐間馬光祖尹臨安不畏貴戚豪強庭無訟牘

王府訟民不入債房錢民云房漏光祖判云晴則
鷄卵鴨卵雨則盆滿鉢滿福王若要房錢直待兄
祖任滿臨安一士子踰牆盜入室女事覺光祖試
踰墻樓處子詩士人揮筆云花柳平生債風流一
段愁踰墻乘興下處子有情樓謝砌方潛度韓香
已暗偷有情生愛欲無語強嬌羞不負秦樓約安
知漢獄囚玉顏艷如此何用讀書求光祖喜之判
云多情多愛還了平生花柳債好箇檀郎室女爲
妻也合當雄才高作聊贈青蚨三百索燭影搖紅
記取冰人是馬公遂令女子歸生爲妻且厚贈之

錢塘羅貫中本者南宋時人編撰小說數十種而水滸傳叙宋江等事姦盜脫騙機械甚詳然變詐百端壞人心術其子孫三代皆啞天道好還之報如此

處士田大年者予伯父也徧儻工詩嘗有與友人夜坐詩云鷄黍論交信有期不期而會暮冬時繡屏入夜香圍席碧浪搖春酒滿卮星亂銅盆頻剪燭唾霏玉屑互評詩情深不計更籌盡月過梅梢第幾枝詞致清婉他作類此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五卷終

西湖遊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錢唐田汝成輯撰

幽怪傳疑

宋時有吳生者寓宿城西詣園若夜半聞扣扉者啓視之乃一處子容服雅淡問其從來以比隣答之謂生曰吾且見子過門也心私悅焉欲諧伉儷有此私奔恐家人覺之姑暫歸矣生意淫蕩強畱入室遂止宿焉自慶以爲巫山之遇不是過也亥至寅去徃復爲常居數月寺僧視生容止稍疑之因詰生初不肯言詰問百端乃以實告僧驚嘆曰昨一

官員有女才色艷麗選充內庭病卒權殯西廊三年矣曩嘗出蠱行客汝遇符非是乎且吾隣並無處女若是者不亟去禍且及矣生惑於愛猶未忍至夜於窻間得一詩云西湖着眼事應非倚檻臨流吊落暉昔日燕鷺曾共語今宵鸞鳳嘆孤飛死生有分愁侵骨聚散無緣淚濕衣寄與吳郎休負我爲君消瘦十分肌墨色慘淡不類人書生始懼翌日遂行

宋時有邢鳳者字君瑞寓居西湖有堂曰此君水竹幽雅常宴息其中一日獨坐見一美女度竹而來

鳳意爲人家宅眷將起避之女遽呼曰君瑞毋避我有詩奉觀乃吟曰娉婷少女踏春陽無處春陽不斷腸舞袖弓彎渾忘却羅衣虛度五秋霜鳳聽罷亦口占挑之曰意態精神畫亦難不知何事出僊壇此君堂上雲深處應與蕭郎駕綵鸞女曰予心子意彼此相同柰夙數未及當期五年君來守土相會於鳳凰山下君如不爽千萬相尋言訖不見後五年邢隨兄鎮杭乃思前約具舟泛湖默念間忽聞湖浦鳴榔遙見一美人駕小舟舉手招之曰君瑞信人也方舟相叙曰妾西湖水僊也千里

不違約君情良厚矣君瑞喜躍過舟蕩入湖心人
舟俱沒後人常見鳳輿採蓮女遊蕩於清風明月
之下或歌或笑出沒無時焉
嘉祐中沈遵知杭州所經諸堰皆集堰牛以備牽挽
時方大暑監官以下皆露宿堰上以伺水之出入
忽聞以行策相呼者曰明一何生活一日明日
沈幾之子過此吾輩又有一日勞苦一日沈幾蚤
有子知杭州耶因悲咽歔嘆衆潛審其言氣非俗
流使人蹟之乃堰下之牛有墮淚者衆乃嘆息曰
安知此牛非沈幾之舊朋乎

蔡京初登第爲錢唐縣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
道人狀貌甚偉求見京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
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近村
道人復至飲酒盡數斗懇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
乎京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
京居外已處其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幸勿言
京意其奸盜二命將有捕者身爲尉顧匿之然無
可柰何展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
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欲就床擒之或曰
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吾屬三獲罪京大恐起坐

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閃了六十年可怪咨嗟良久闔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鷄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覺然興謝曰某乃車四元也賴公脫此大厄又可活一甲子已度世第三次矣公當貴窮人爵吾是以得免如其不然與公皆死矣念無以爲報吾有藥能化鐵爲銅銅爲銀銀又爲金公欲之乎京拒不受強語乾衣之術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京唯以其說傳中子脩京死脩家竄廣西以其術致富

紹興間秦檜有施全之變詔以說兵五百衛之每日更番有王立者材武過人嗜酒博不自給因深冬直宿竊嘆曰負材如此乃饑寒死耶覘得府側望僊橋香燭舖周氏物貨充溢遂起不良之念次日下番至夜半密俟于周所將踰垣忽見前戶半啓俄而一婦人攜一囊出付之云可速行我繼至也立甚喜即負囊趨出婦人從後呼云當投北行何爲他往立不得已轉北疾走此婦速追及細視之曰誤矣即君可以囊見還立不聽掉婦於地解布巾勒其吭背之而行至三聖橋氣絕急綆以石沉

之河還家五鼓矣所得皆首飾布服外有銀會五十千分寄所知無復踪蹟自此日漸溫飽軍中隊將愛立材武優其差役令充赤山衙操一日醉中過赤山衙忽見軍中舊隣婦當壚忘其久故與叙間闊共飲婦問立曾娶否答曰未也婦笑曰兒郎如許胡爲祇是亡賴我有弱女子配汝可乎立唯唯婦因出女視之姿態甚媚欣然允之曰俟擇吉納禮且當告假畢姻也未幾立遣幣完親數日挈歸寨中忽舍傍垣毀隊將躬往視之過其門時立已出赤山矣婦因誤汚將衣將怒問誰所屈

左右以立對將曰立何爲有此即入視其婦室退謂左右曰王立衙操回勿令還家徑押來見追暮立醉歸衆皆謂將治其汚衣之罪也將屏衆密呼立謂之曰汝嘗有負于心乎立曰無所負又叩之曰汝毋自隱吾觀汝有冤隨之當以實告不然禍將及矣立懼不得已具說周氏事將曰是矣汝之婦非人乃鬼也精神尚強但俟時索命耳立驚曰爲之柰何將曰吾與子一符今日俟其寢粘其額上則本來面目見矣蓋隊將深於道術者也立得符歸待婦如常且強與之飲食良久就寢立急以

符粘其額忽見神入驅婦口起立長丈許舌出垂地俄而不見立驚為仆隊將已知之命人扶立至點名廳前令人守循之翌日稍甦但癡情謔語不復如常將日茗等視之踰月則免難矣亡何軍人因請糧不及守衛立即躍起向倉前眾人中作婦人拜云某原是鎮江人在周氏作婢與舖中掌事約欲竄歸被王立害於非命告諸人爲證時周氏失婢事已聞官至是不勞案治而立竟伏辜

紹興間斜橋客邸有請紫姑者命臚爲題詩云寒岩雪壓松枝折班班剝盡青血運斤巧匠斲削成

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僊子多奇致欲駕僊舟探
僊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桂落江天月又有士
人應試請僊問得失者賦詞云淒涼天氣淒涼院
宇淒涼時候孤鴻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
秋影瘦鑑古畫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
此人竟失舉又有降僊於杭泮者或以鬼議之大
書一詩云眼前青白誰知我口裏雌黃一任君縱
使挾山并跨海也須覆雨更番雲或以功名爲問
答曰朝經暮史無閒日北屐南鞭知幾年踐履未
能求實地榮枯何必問青天報其相譏也又董無

益嘗記女僊三絕句云柳條金嫩不勝鴉青粉墻
邊道韞家燕子未來春寂寞小窻和雨夢梨花松
影侵壇琳觀靜桃花流水石橋寒東風吹過雙蝴蝶
人倚危樓第幾闌屈曲闌干月半規藕花香澹
水漣漪分明一夜文姬夢只有青團扇子知又宋
慶之寓永嘉適逢七夕學徒醵飲有僧法辨者在
焉辨善五星每以八然爲說時人號爲辨八然酒
邊一士致僊扣試事忽箕動大書文章伯降宋怪
之漫云姑置此但求七夕新詞箕復請韻宋指辨
云以八然爲韻意欲困之也忽運箕如飛大書鵲

橋僊一闕云鑿與初駕牛車齊發隱隱鵲橋嘶軋
尤雲殢雨正歡濃但只怕來朝初八霞垂彩幔月
明銀燭馥郁香噴金鴨年年此際一相逢未審是
甚時結煞又李和父云向常于貴家觀降僊叩其
姓名不答忽作薛稷體大書一詩云星冠玉帶落
邊塵幾見東風作好春因過江南省宗廟眼前誰
是舊京人捧箕者皆悚然驚散知爲淵聖在天之
靈也

錢唐戴厚甫精遁甲法其母寢起樓上一夕忽見紅
光貫室開幃視之乃一美女獨立榻前拔金釵以

遺母既而無所見母以語戴答曰適祭遁神遂至此耳遁母見某必不久於人世矣由是悒悒逾月而卒

福州王生者來臨安省其兄止宿六和塔下次早起行大雨如注山水湧出見空穴中推出金牌六面拾而懷之窺見穴中堆積金銀無數急以土石窒穴口誌其處奔告其兄將欲取之日暮往訪竟無踪跡仍宿塔下夜夢金甲神人怒而呵之曰荷君封我金穴已捐金牌六面酬之矣安得復生覬覦其人驚覺而去

紹興間吳山大井往往有落水溺死者董太尉得之率衆製大方木以石板蓋合井口僅可下汲桶遂無投溺之患有人夜行聞井中叫曰你出錢人只怕壞了活人我幾時捉替得托生是不可謂無鬼也今吳山井幹皆以大方石架之則又非董太尉之舊矣

程迥者伊川之裔紹興八年居臨安之前洋街門臨通衢垂簾蔽戶一日有物如燕飛入倚堂壁家人視之乃一美婦長可五六寸形質宛然容服妍麗見人殊不驚懼小聲嚶嚶可辯自言玉真娘子也

偶至此亦非禍君君能奉我當有利喜迥家乃就
壁爲小龕居之晨夕香火供奉頗預言休咎皆驗
好事者往往求觀必輸百錢方啓龕至是絡繹家
遂小康至暮年飛去不知所在

紹興八年八月十八日觀湖前期二夕江干民間空
中語曰當死於橋者數百皆兇淫不孝之人其有
名未果來者當分促之不預此籍者宜斥去又聞
應聲者甚衆民皆駭怪次夜跨浦橋畔人夢有一
人來戒者云來日勿登橋隣橋數家夢皆同次日
觀湖橋上人皆滿得夢者具有親戚在橋急勸使

去人以爲妖妄不信須臾潮至驚濤壞橋壓溺死
數百人旣而訪其死者平昔皆不逞輩也

董表儀家住沙河塘欲撤屋掘土術者言太歲方不
可興工董不信旣而掘深三尺得一肉塊漫漫然
人言卽太歲也董甚悔惡投諸河後亦無禍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聖姓氏源委俱無可考但
傳其神好矮屋高廣不踰三四尺而五神共處之
或配以五婦凡委巷若空園及大樹下多建祀之
而西泠橋尤盛或云其神能姦淫婦女輸運財帛
力能禍福見形人間爭相崇奉至不敢啓齒談及

神號凜凜乎有搖手觸禁之憂此杭俗之大可笑者也武林聞見錄載宋嘉泰中大理寺斷一大辟處決數日矣獄吏在家昏時有叩門者出視之即向所決囚也驚問曰爾爲何得至此囚曰某死已無憾但有一事相挽泰和樓五通神皆某等輩近有一他適見虛其位其欲充之因無執憑求一差微如尋常行移但明言差充某位神得此爲據可矣吏不得已許之又曰煩製花帽袍帶之屬出銀一笏曰以此相酬言訖而去吏不敢泄其事乃爲書牒一道及製靴帽袍帶候中夜焚之次日夢存

騶從若王者下車鄭重致謝而退經數月邂逅東庫專知官因言東庫中樓上五通神日夜喧鬧如爭競狀知庫人不得安息酒客亦不敢登飲例課甚虧無可奈何吏遂以向日所遇密告之各大駭異相與增塑一神於內是日即安妥如初觀此則杭人之信五通自采已然矣夫瞰其亡而奪之位歸又力爭真小人之雄也而竟不能徇僞牒之吏則其靈亦不足畏矣予平生不信邪神而御五通尤慢虐見其廟譁毀之者數千所各其像而火之溺之或投之廁中蓋將以此破鄉人之被惑者而

聞者皆掩耳而走愚民之不可惑如此

景定間清河坊扇店有一道人來補扇店主乃與一新扇道人感之題詩扇板曰一輪明月四時新一握清風煞可人明月清風年年有人世炎涼知幾塵題畢擲扇而板厚數寸墨跡直透於背觀者紛紛賣扇比常十倍遂致富未幾道士復來以袖拂之字滅不見

五雲山志逢大師一日閒坐忽見神降于前曰吾護戒神也師有小過不敢不告逢曰吾有何過神曰每日滌鉢水亦施主擔來師每棄之當有疾矣言

訖不見遂患胃疾十三年而沒

張居士者宋朝都吏也與妻馮氏俱好道嘗建輔真道院於湖墅家住脩文坊扇子巷內設輔真道院藥局濟人一日設齋百分先期散俵子至日賣此赴齋臨期止收九十九俵子齋訖此心終不滿後因往輔真道院見所塑鐵拐僊上有一俵子題云特來赴齋見我不采空腹而歸俵縛我拐

宋時臨安風俗嬉遊湖上者競買泥孩鶯歌花湖船回家分送隣里名曰湖上土宜象院西一民家女買得一厘被孩兒歸置并橋之上玩弄不厭一日

午睡忽聞有歌詩者云繡被長三旁展轉香幃還
許暫偎隨及覺不見有人是夜將半復聞歌聲時
月影朦朧見一少年漸近帳前女子驚起少年進
撫之曰毋恐我所居去此不遠慕子姿色神魂到
此人無知者女亦愛其主采遂與合焉因遺女金
環女密置箱篋明日啓篋視環乃土造者女大驚
忽見壓被孩兒左臂失去金環遂碎之其怪乃絕
咸淳壬申七月有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卧
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于沙際一
曰張公至柰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

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
日漁者張公于橋下獲一鱉徑二尺餘納之賈府
不三四年賈敗蓋物能知數而莫之逃也

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舊宅
也日晚徙倚門外忽有一女子從東而來綠衣雙
鬟年可約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
此凡數度源戲問之曰姐姐家居何處暮暮來此
女咲而拜曰兒家與君爲隣君自不識爾源試挑
之女子欣然而應遂畱宿焉明旦辭去夜則復來
如此月餘問其居止姓名女子終不告但曰兒常

西泠志餘卷二十一
衣綠但呼我爲綠衣人可矣源一夕被酒戲之曰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慙色數夕不至及再
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柰何以婢妾待
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曰
得無難乎兒實非今世人亦非有禍於君者但冥
數當然耳源大驚曰願聞其詳女子曰兒故宋平
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良家子少善奕棋年十
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
侍奕俚見寵愛時君爲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
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姿容兒見而

慕之嘗以繡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
爲贈彼此雖各有意而內外嚴密莫得其使後爲
同輩所覺讒於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
君今已再世爲人而兒猶在鬼錄得非命歟言訖
嗚咽泣下源亦爲之動容久之乃曰審如此則君
與我乃再世因緣也當更加親愛以償疇昔因曰
汝之精氣能久存於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
何時女曰三年耳及期卧病不起曰曩固與君言
矣面壁而化源大慟舉衾衾而葬之感其情不復
娶投靈隱寺爲僧

賈似道母兩國夫人嘗誦道堂設雲水齋有一道人
滿身疥癩謁齋衆惡不潔勉規齋罷曰此宅有鬼
氣宜書符厭之索黃絹二尺畫一墨圈如大盤寘
之壁間而去衆人笑之欲揭去忽見墨圈中一點
通明如王有金書正一祖師諱字蓋天師降也似
道又嘗齋雲水千人其數已足有一道士衣裾襤
褸至門求齋主者以數足不肯引入道士堅求不
去不得已於門側齋焉齋罷覆其鉢於案而去衆
將鉢力舉之不動啓於似道自往舉之乃有詩二
句云得好休時便好休收花結子在綿州始知真

僊降臨而不識也其曰綿州者蓋木綿庵之兆云
宋咸淳十年度宗大漸大內建醮保安太乙宮唐道
錄素以精虔著名行持章伏壇出神層霄被罡風
吹擊遂排神馭氣得至魔王界內又爲天花墜壓
乃竭力作法直造天門大神又行魔叱乃默叩祖
師云自傳法以來有辭即達未嘗過差未審何罪
若此有天丁傳祖師張真君法旨引至三省敷陳
所奏始得騰送奏院看詳呈覆祖師云昨奉上帝
勅命不許受宋國章表但其辭意虔切難以抑遏
乃命有司引押唐某恭詣玉階適逢下界公事稠

衆中見真君引致一神人衣粧皆如天帝但簪下
辮髮耳有十數人各荷青冊一擔在庭下伺候忽
傳帝旨云宋國人民疆土付汝執掌神人祇拜而
退其荷冊者皆隨去傍有天下謂某言宋國曆數
盡矣汝章不達由此也唐還不敢泄露後至元丙
子革命方與人言之

萬松嶺上多中貴之宅惟陳內侍宅最高紹興十五
年盛夏因納涼四鼓未寢行人已絕忽見黃衣卒
領三人自北而南一衣金紫者前行次一紫衫者
又一青衫者俱到劉供奉門外將入衣金紫者難

之其卒曰彼已承當如何不去追之乃俛首而入
後二人曰彥通早聽吾言當不至是是夜劉家生
三犬陳言其事劉育之稍長呼彥通則奔走而前
竟莫知爲何人也

弘治間旬宣街有少年子徐景春者春日遊湖山至
斷橋時日迨暮矣路逢一美人與一小環同行景
春悅之前揖而問曰娘子何故至此答曰妾頃與
親戚同遊玉泉士子雜還遂失群惘惘索途耳景
春曰娘子貴宅何所答曰湖墅宦族孔氏二姐也
景春遂送之以徃及門強景春入曰家無至親郎

君不棄暫寄一宿何如景春大喜遂入宿焉備極
繾綣以雙魚扇墜爲贈明日隣人張世傑者見景
春卧塚間扶之歸其父訪之乃孔氏女淑芳之墓
也告于官發之其崇絕焉

覽志餘第二十六卷

重刻西湖志跋

西湖可溉田千餘頃其利甚
溥也唐宋以來守吏多議開
築至勤皂囊以千

天聽故負薪輓瘞任事無難色

凡以重瀦洩耳不佞代匱為
西湖長適當頻歲汙邪弗登
之後踉蹌塵塼未敢一屬杖
履而遊時時諮問郡中水利
則皆稱迤東阡陌實藉湖流

以代桔槔曩守白傳之函蘇
公之闢經營具在是西湖之
於杭其所繫之重為何如耶
乃其濬發諸山包絡城郭依
麗互異在名勝于法為善前

志可鏡云志作于觀察田叔
禾神區霽蹟為造物所私者
因之以彰况又志其餘而都
會習尚風流曩今之殊較若
列眉吏茲土者藉取之以修

憲齊民陶振風俗何慮其難
舉又匪徒紀澹溉一事已也
始刻于丁未繼修于甲申迄
今復漫漶過半矣不佞讀而
思之郡志頃新于百年久曠

之後綜括大要是垂明信若
其故實纖細周遺則是志羽
翼為多固裒然一國之史也
山靈有知雖一字一句之微
且不使之終秘志其可無傳

耶乃令生徒校而補之捐俸
再梓噫守吏之事重民潏溉
于湖重則于志亦重此不佞
再梓意也

萬曆丁酉季夏知杭州府事

濟南季東魯跋

書

--	--	--	--

